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四十五
六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三百四十三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四十五

雜記下

有父之喪如未没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

此言父喪未竟而遭母喪除服之禮也没猶終也為子者有父之喪如在小祥之後大祥之前而母死則除父之喪也當服除喪之服以行大祥之禮待卒事

而後反其母之喪服孔氏疏曰若母未葬而值父二祥則不得服其祥服祥祭為吉未葬為凶故未忍凶時行吉禮案下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如除喪之服則當大喪亦為親者除服也彼文不言葬則葬一耳父尊於母即母未葬亦無不得服祥服之理疏說未是

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

此言諸父昆弟之喪當父母服內變除之禮也雖諸父昆弟之喪如自始死至除服皆在父母服內則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各服其除喪之服以行禮待卒事而後反父母之喪服鄭注曰為輕服者除骨肉之恩也唯君喪不除私服

如三年之喪則既穎其練祥皆行

此言兩有三年之喪者為前喪練祥之節也穎草名似葛無葛之鄉以穎代既穎者既虞卒哭受服之時

以葛絰易要之麻絰也如前喪後喪俱是三年之服則待後喪既虞卒哭而顈然後練祥之禮皆行益祭與除服事聯而義不相蒙有君喪服則私服不得除而練祥可追舉君之喪服除而後殷祭是也並私服則服皆得除而祭惟重喪可追舉知然者上言除服兼諸父昆弟此獨言三年之喪以別之也

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父也

此言孫附祖之禮不以未練祥而變也孫與祖昭穆

同如王父死未及練祥而孫又死時雖無廟猶是附於王父也案孔疏其孫就王父所祔祖廟之中而祔祭王父是祔於高祖非祔於王父也或謂即於殯宮祔之

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入奠卒奠出改服即位如始即位之禮

此言有殯而聞外喪之禮也有殯謂親喪未葬外喪謂兄弟喪在遠者子有父母殯而未葬聞在遠兄弟

之喪則哭之不於殯宮而於他室哭之明日以本服入奠於殯宮待卒奠而出改著新喪之服以即他室所哭之位一如昨日始聞喪而即位之禮盖哭之他室則不嫌於哭殯如始即位禮則各終當哭之日數可知

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它如奔喪之禮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后哭如諸父昆弟姑

姊妹之喪則既褅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后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同宮則次於異宮

此言助祭遭喪之禮也視濯監視祭器之滌濯也宿謂祭前三日受宿戒也如大夫士將助祭於公既視濯而遇父母死則猶是在吉禮之中而與於祭也惟吉凶不可同處故不處於齋宮而次於異宮待祭禮既畢遂釋服出於公門之外哭而歸其餘如奔喪之禮如未視濯則使人告於君侯告者反而後哭如諸

父昆弟姑姊妹之喪既受宿戒則必與於祭待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後歸其餘如奔喪之禮如死者是已同宫之人則既宿之後出次異宫亦以吉凶不同處也蓼四牡之詩曰將母來諗聖人之所以體羣臣者如是其至也若父母死禁其哭踊而俾之與祭是大傷人子之心而所以事其先王者亦盭矣周官凡禮事大宗伯掌之小宗伯佐之肆師又佐之蓋以代匱而備喪疾也況於百執事之駿奔走者乎此記云云

當更詳考之以俟知禮者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為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乎公宮以待事禮也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

說見曾子問

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附亦然

此言祥祭之禮因兄弟之喪而有變通也將祭謂將行小祥及大祥之祭散栗也等階也栗階不過二等𧯒栗之為言躐也始升猶聚足連步至二等則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有躐等之意人子居父母之喪將行祥祭而遭有昆弟死則待殯訖乃祭蓋異宮者如此若是同宮則雖臣妾之卑賤亦必待葬而后祭而昆弟不待言矣凡祭之升降吉則涉級聚足凶則栗階今祥是吉祭以有昆弟之喪故畧於威儀主人之

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主人至昆弟虞祔之時而行父母之祥祭亦與執事者皆散等而禮從畧也寀吉凶不相干喪服傳有死於宮中則為三月不舉祭此之謂也虞祔謂葬時之虞祔承上葬而後祭言之

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凡侍祭喪者告賓祭薦而不食

此言喪祭之時主賔飲食之禮也至齒爲嚌入口爲啐卒爵爲飲侍祭喪者相喪祭禮之人也薦脯醢也上祭謂二祥之祭下祭謂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也喪祭之禮有自諸侯達諸士者如小祥之祭主人於正祭後受賔之酢也當嚌之其衆賔兄弟於祭末受主人之獻則皆啐之大祥之祭主人於正祭後受賔之酢當啐之其衆賔兄弟於祭末受主人之獻皆飲之可也凡爲相喪祭之禮者當主人設薦時但告賔

祭所薦而賓不食若吉祭則賓食之矣案士虞禮主
人主婦獻尸受酢之時皆卒爵神惠爲重賓禮爲輕
故知此是受賓酢也告賓祭薦亦謂祥祭主人獻賓
賓受獻主人設薦時也虞祔無獻賓之禮

子貢問喪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顏色稱其情戚
容稱其服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
矣

此言居喪之準也子貢問居父母之喪子曰居喪者

敬足以盡禮斯為上哀足以盡情當次之若哀過而瘠以至不勝喪則為下顏色必稱其情而後外内一戚容必稱其服而後本末齊是在乎循分而自致焉又請問居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凡所當行則皆存乎禮籍矣非若居父母喪者哀容體狀有不可以名言也案鄭氏注曰喪尚哀言敬為上者疾時不能敬也張子曰持喪敬則必哀哀則必瘠居喪以敬為上敬則一於禮也

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

此言居喪之當盡禮也喪亦謂父母之喪親喪自致君子不奪廢他人居喪之情亦不可為他事而自奪也孔氏疏曰不奪人喪恕也不奪己喪忠也人己一視而孝道盡矣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此言居喪中禮之事也不怠如水漿不入口之類不

解如哀至則哭之類孔子言有少連大連者皆善居喪親始死則三日而不怠親在殯則三月而不懈由小祥以至大祥則期而悲哀三年而憂其中於禮如此實乃東夷之子也

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廬堊室之中不與人坐焉在堊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疏衰皆居堊室不廬廬嚴者也

此言喪禮言語居處之節也三年之喪謂斬衰者疏

衰謂齊衰也齊衰有三年者有期年者有三月者居父三年之喪但可自言己事而不得為人論説但可對人之問而不得自問於人停廬與堊室之中恐分其哀并不得與人坐焉其在堊室非有事行禮時當見乎母也則不入中門若疏衰則皆居堊室而不廬以廬乃哀敬嚴肅之所非有其實者不居也凡喪次斬衰居倚廬既練居堊室齊衰皆居堊室大功有帷帳小功緦麻有牀笫唯廬為嚴故必斬衰者於期年

内居之也

妻視叔父母姑姊妹視兄弟長中下殤視成人

此言異服同哀之禮也視猶比也妻服杖期而其哀則抑而比於叔父母之不杖期姑姊妹出適皆大功而其哀則進而比於兄弟之不杖期長中下三殤之服皆從降而其哀則進而比於成人葢不使情之有過與不及也

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内除

此言除喪之别也外謂服内謂心也服之除在外而哀本於心親之喪則外除哀未忘也兄弟之喪則内除哀亦淡也此所謂稱也

視君之母與君之妻比之兄弟發諸顔色者亦不飲食也

此言服小君之禮也為君之母與君之妻齊衰不杖期哀之宜比於已之兄弟於酒肴之醲美可以發見於顔色者亦不飲之食之也一説凡小功者謂之兄

弟孔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飲食衎爾兄弟之期其痛如剡胡可比也小功比葬食肉飲酒此曰發諸顔色者亦不飲食國體存焉爾
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死而問疾顔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如此而後可以服三年之喪其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
此言人子免喪而哀未忘之節也瞿者驚變之貌人子於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有貌類其親者則目為

瞿然聞有名同其親者則心為瞿然弔死而問疾其顏色戚容亦必有加於無憂之人也哀心誠切至免喪猶如此而後可以服三年之喪若其餘則直道而行之即是也案此正所謂親喪外除者其餘謂期親以下孔氏疏曰父在為母雖期年亦從上三年之內也

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為期朝服祥因其故服

此言大祥之服也夕祥祭前一日之夕也期祭期也

朝服緇衣素裳大祥之祭乃主人除服之節也於前期之夕預告祭期必用朝服至旦祥祭即因其前夕所用之朝服也孔氏疏曰此據諸侯卿大夫言之從祥至吉服有六祥祭朝服縞冠一也祥訖素縞麻衣二也禫祭玄冠黄裳三也禫訖朝服綅冠四也踰月吉祭玄冠朝服五也既祭玄端而居六也

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

此言既祥受弔之服也子游曰既祥應服素縞麻衣

若有來弔者雖不正當祥祭縞冠之時必服縞冠以受之然後反祥後素縞麻衣之服一說既祥當縞猶有他喪未除必服縞以終前喪然後反他喪之服即所謂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也

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絶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后拜之不改成踊

此言士喪當袒而受弔之禮也反復位也改更也既事畢其斂事也士喪當斂竟而袒之時有大夫來弔

雖主人當踊必絶止其踊而出拜之拜竟反位更為踊而成踊乃襲其初袒之衣於士來弔則主人畢斂事以成踊俟襲畢而後拜之不更為成踊禮以敵而畧也孔氏疏曰案檀弓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謂大小斂時主人不出故辭大夫也此是斂已竟當其袒踊故絶踊而拜之

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

此言大夫喪祭用牲之等也虞葬後之祭卒哭在三虞之後謂之成事成吉事也附祔廟也上大夫之虞也用少牢卒哭成事與附廟皆用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用犆牲卒哭成事與附廟皆用少牢盖上大夫少牢下大夫犆牲禮與常祭同卒哭附廟視虞爲大牲故皆加一等焉

祝稱卜葬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卜葬其兄弟曰伯子某

此言卜葬祝詞之異禮也初虞即葬之日故并言葬虞乃者助語辭將葬虞而卜日祝稱主人之詞子孫則曰哀子哀孫某夫則曰乃某兄弟則曰兄某弟某弟卜葬其兄則弟但曰伯子某而不曰兄某葢所以尊兄也

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輠輪者於是有爵而後杖也鑿巾以飯公羊賈為之也

此言失禮所由始也叔孫武叔魯大夫名州仇輪人

作車輪之人關穿也轂車輻之所湊者輠回轉也公羊姓賈名古者居喪有杖貴賤皆得用之叔孫武叔入朝見有輪人以其衰服之杖穿於車轂中而回轉其輪者於是乎分別貴賤必有爵者而後杖也大夫以上使賓為親含恐憎穢其親以巾覆尸面而鑿其當口處以入含玉士賤則子當自含而不以巾覆面矣乃亦如大夫之鑿巾以飯則自公羊賈為之也夫飯含與杖皆喪禮之大者而魯之末失如此

冒者何也所以掩形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是以襲而后設冒也

此言設冒之義也冒襲後韜尸之具襲沐浴後以衣衣尸也后衍字初喪之時既襲尸而又設冒者何也蓋孝子愛親之至所以揜其形也自襲以至於小斂尸雖著衣然不設冒則形見而人惡之矣子心有所不忍是以既襲而又設冒也孔氏疏曰襲則設冒至小斂之前則以衣總覆於冒上

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也子不見大饗乎

此言遣奠包牲之義也或有問於曾子曰夫設遣奠訖而即包其牲體之餘置遣車以納壙中殆猶之既食而裹其餘與君子既食則又可裹其餘以歸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之禮既饗則主人斂

三牲俎上之肉歸于賓館今父母將葬而以賓客之禮待之此孝子所以哀親之去也子不知包奠之義獨不見大饗乎家父母為家之主主而去其家則賓客不異矣將葬而賓之既葬而神之不唯哀至而敬亦至也

非為人喪問與賜與

此上疑有闕文敵者曰問尊者曰賜言非為人之有喪而問遺之與賜予之與意以哀死之有遺贈猶卹

生之有問賜故類及之也

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

此言居喪拜謝之禮也喪拜謂稽顙而后拜吉拜謂拜而後稽顙居喪時凡當拜問拜賜拜賓必因乎服之輕重以為禮如係三年之喪則己服重不忍從吉而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則己服輕不必從凶而以吉拜案檀弓鄭注以拜而後稽顙為殷之喪拜以稽顙而后拜為周之喪拜疏謂殷自斬衰至緦麻皆拜

而後稽顙周則三年之喪及杖期喪皆稽顙而后拜不杖期以下皆拜而後稽顙也

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衰絰而受之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也

此言居喪受遺之禮也三年之喪禫祭後始飲酒食肉如在喪中而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先三辭至於不可辭而后主人衰絰以受之如出於君命則不敢

辭因受而薦之於廟尊君賜也抑居三年之喪者哀慼至重不可為禮故亦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者不得已也若從父兄弟以下則服輕又既卒哭而哀殺即遺人可也王氏曰居喪有酒肉之遺必疾者也暫須食飲可矣

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

此言居喪哀痛之節也剡削也縣子曰喪以哀為主三年之喪其痛如斬期之喪其痛如剡雖有淺深皆

情之至也

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将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練則弔既葬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焉期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事不執事小功緦執事不與於禮

此言有喪者弔人之禮也小祥後衰與大功同故曰功衰弔謂弔疏者哭謂哭親者不弔與往哭貴賤皆

同聽猶待也三年之喪雖小祥後已服功衰亦不弔人此禮直自諸侯達諸士如自有五服之親喪而將往哭之則不著己之功衰而服彼親之服以往期之喪父在為母其服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蓋備二祥之節至練後則可以出弔矣既葬之大功於他人之喪弔哭而即退不聽主人襲斂等事焉齊衰不杖期之喪未葬弔於他人哭而退亦不聽事焉既葬而受大功之衰其弔人可以待事而不親

執其事小功緦麻可以執擯相之事而不與於饋奠之禮以擯相事輕而饋奠禮重也案孔氏疏諸侯絶期今云服而往當是敵體及所不臣者不臣謂始封君不臣諸父昆弟也期之喪謂齊衰杖期乃父在為母者後云期之喪則謂齊衰不杖期乃姪為姑兄弟為姊妹之適人無主者

相趨也出宫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附而退

此言無喪者弔人之禮也相趨者謂以趨示敬如論語過之必趨是也封讀曰窆葬下棺也凡弔人之喪若平日與主人本疏而但相趨也者則於柩出廟之宮門而退若嘗與會識而相揖也者則待柩至大門外之哀次而退若嘗與往来而相問遺也者則待既窆而退若嘗執贄行相見之禮也者則待孝子反哭於家而退若嘗與爲朋友則待虞祭祔祭畢而退交浅者其去速恩深者其去遲惟其稱也孔氏疏曰知

生者弔知死者傷注云弔則知是弔生人也

弔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紼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

此言弔喪送葬之禮也弔本以相助凡從非徒隨從主人而已也年有未過四十者皆當執紼同鄉之人唯五十者始衰則但從主人窆竟反哭四十者非僅執紼也必為之實土待盈壙而後反孔氏疏曰若非鄉人則無問長少皆從主人歸

喪食雖惡必充飢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飲酒食肉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為疑死

此言哀當有節之禮也病憂也疑猶恐也喪主於哀而不可過故食雖惡亦必取於充飢葢喪事須有精力以勝之若飢而廢事則非禮也猶之飽而忘哀亦非禮也夫過哀之失直與不哀等居喪而視失其明

聽失其聰行止攲倚而不正者皆由不知哀毀之節所致惟君子病之故制為禮而使有疾者得飲酒食肉五十則不極其毀六十則不毀七十則并飲酒食肉皆為恐其以哀毀而至於死也

有服人名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弗食也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

此言喪中飲食之禮也黨謂宗族與親戚酪乳漿也

有親喪之服人名之食則不可往大功以下服雖輕然當既葬遣人而人或食之若其黨也則食非其黨則弗食也親喪至小祥後受功衰始食菜果雖飲水漿仍無鹽酪或有淡不能食食者則鹽酪可也案間傳既虞卒哭䟽食水飲不食菜果故服功衰而后可食菜果又喪大記不能食粥羮之以菜可也故飲水漿而亦可加鹽酪禮之所為以時以人而異其節者如此

孔子曰身有瘍則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毁瘠為病君子弗為也毁而死君子謂之無子

此言居喪者遇病節哀之禮也孔子曰人子居喪固起居飲食之皆異然當其身有瘍則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而食肉葢不如是則毁過而瘠為病君子之所弗為也況有毁而死者至無人終父母之喪君子直謂之無子夫哀本以愛親而反同於棄親則何如節哀謹疾而能終喪盡職之為愈乎曲禮曰不勝

喪比於不慈不孝故君子謂之無子也

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堩

此言著免之節也免以布裹頭所以代冠堩道路也有喪者惟從柩送葬與葬畢反哭可著免而行若非此則無免於道路者蓋人於道路不可以無飾也小記云遠葬者比反哭皆冠及郊而後免此蓋以葬之近者言之

凡喪小功以上非虞附練祥無沐浴

此言喪中沐浴之節也喪主於哀無所事飾故凡喪自小功以上非為虞祔練祥致潔以交神則無沐浴
案小功以上四祭謂功喪之於虞祔期喪之於虞祔練三年喪之於虞祔練祥也

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功不以執摯唯父母之喪不辟涕泣而見人

此言居喪見人之節也摯與贄同疏衰之喪於既葬後人或請見之則見而不自請見於人小功則請見

於人可也大功雖可請見於人但不可以執贄唯父母之喪至哀無飾與常禮異則有不避涕泣而見乎人者

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緦之喪既殯而從政

此言居喪從政之節也祥大祥政力政庶人依士禮卒哭與葬皆三月庶人宜供力役之征而居喪則有其節如三年之喪俟大祥而後從政期之喪則卒哭

而從政大功九月之喪則既葬而從政小功緦麻之喪則既殯而從政惟古人推仁孝之心以逮下故其恤民喪而寛民力者如此孔氏疏曰此謂庶人若大夫士三年之喪期不從政是正禮也卒哭金革之事無避是權禮也

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

此言初哭親之禮也曾申嘗問於曾子曰哭父母者

果若有常聲乎曾子曰有如行至中路而嬰兒失其母焉則其哀痛廹切有猝發而不自知者哭何常聲之有乎人子雖非嬰兒然其哭父母也無異情則亦無異聲可知矣

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

此言諱名之禮也王父母祖父母也世父伯父也從

祖昆弟同曾祖之兄弟也禮卒哭而後諱其為父之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人子尊父則必與父同諱如母為其親諱則子於一宫之中亦為之諱妻為其親諱夫亦不得舉諸其側或母與妻所諱者適與己從祖昆弟之名同則為之諱鄭注云孝子聞名心瞿不言人諱者亦為其相感動也子與父同諱則子可盡曾祖之親也

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踊三者三

乃出

此言喪冠之禮也踊以三為節三者三謂三踊者三次也喪為凶禮冠為吉禮然亦有以喪冠者葢當冠而遭遭五服之喪則因成喪服而遂加冠此禮無分於服之輕重雖三年之喪亦可行也既冠於次入哭於殯宮踊三者三乃出就次所案曾子問將冠子未及期日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言未及期日則冠月可冠也夏小正冠用二月若非冠月

待變除卒哭而冠

日講禮記解義卷四十五

日講禮記解義卷四十六

雜記下

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

此言居喪而冠及嫁取之禮也末謂服將除也若已居大功之喪而將除則可以冠子可以嫁女若已之

父居小功之喪而將除則已可以冠子可以嫁女幷可以取婦若已居小功之喪而當卒哭之後則可以冠與取妻皆以服輕哀殺故也然此小功乃謂正服若下殤之小功自期而降者哀仍不殺其於冠取皆不可也陸氏佃曰大功之末不言可以取婦不可以取婦也舊說以末為卒哭後陳氏澔曰大功卒哭後尚有六月恐不可言末小功既言末又言卒哭是兩事也

凡弁絰其衰侈袂

此言弔衰之制也凡弔於人者首著素弁而加以一股環絰是為弁絰其服有錫衰緦衰疑衰三者而皆侈大其袂盖袂之小者二尺二寸大者半而益之則三尺三寸也案吉時玄端服身與袂同以二尺二寸為正喪服端衰亦如之此為弔服而加大者異於玄端以別吉凶異於端衰示不純凶也

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

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絶樂

此言止樂之節也宮中子與父同宮之子也命士以上乃異宮辟除也父有服則同宮之子不分逺近皆不與於聞樂母有服子唯聲聞於母之處不舉樂妻有服夫唯不舉樂於其側大功之親有服而將至為之屏除琴瑟若小功之親有服而至則不止樂也案父母有服陳氏謂服之輕者如重服則子亦有服然子服雖先除亦當以父母之哀為哀匪直輕服也

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

此言夫妻之黨宜别也夫之黨謂其昭穆所宜祔者里尹謂閭胥里宰之屬喪必有主凡於姑姊妹之已嫁者其夫死無子而夫黨又無親族兄弟寧使夫之疏遠族人主其喪妻之黨雖親而弗主夫若竟無族矣則猶有前後家東西家并此而無有則里尹主之

而要無妻黨主喪之禮或有謂妻黨主之而祔祭於夫之黨者是殆非禮意也案鄭注云此謂姑姊妹之無子寡而死者其主喪不使妻之親經不言姑姊妹死而言其夫死疑是戒人不可主姑姊妹之夫之喪也蓋聖人制禮以維萬世而預為之坊别内外定嫌疑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

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不加於采

此言吉凶之服宜辨也麻喪服之經也紳大帶也吉

凶不相干故麻者以要絰代大帶而不紳執玉而行
聘禮不得服衰麻弁絰之麻不得加於玄衣纁裳之
采孔氏疏曰案聘禮已國君薨至於主國衰而出注
云於是可以凶服將事蓋受主君小禮得以凶服若
行聘享大事則吉服
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童子哭不偯不踊
不杖不菲不廬
此類言喪禮也偯委曲之聲也菲一作扉國有大祭

祀為敬神而禁哭則居喪者遇禁而哭以止惟於朝夕奠時自即其阼階下之位而因仍禮節之故事以行也童子以未成人故其哭也不偯亦不踊且不持杖不著菲不居倚廬凡以不能備禮故也案菲即菅屨也斬衰菅屨外納若童子當室則杖

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絶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絶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

此言服與踊之異也哭踊之節與服相稱而亦有不

必稱其服者孔子嘗曰喪禮爲伯母叔母齊衰而踊乃不離於地爲姑姊妹大功而踊乃離地者蓋禮有情有文情發於中而文見乎外如知此絶地不絶地之情者能用禮文矣哉能用禮文矣哉鄭注云伯母叔母義也姑姊妹骨肉也

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泄柳之徒爲之也

此言居喪相禮之所由失也喪禮主人之位在阼階

下相主人之禮者宜由左泄柳為魯之賢人故其母死而相者由左及泄柳死其徒乃由右相凡失禮而由右相者自泄柳之徒為之也

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

此言喪禮之殊尊卑也虞卒哭皆祭名飯含之禮天子以九貝諸侯則七大夫則五士則三士三月而葬

以待外姻即於是月也卒哭大夫亦三月而葬以待同位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以待同盟七月而卒哭至於葬畢而祭以安神士凡三虞大夫則繼初虞而五諸侯則繼初虞而七案周禮典瑞大喪供飯玉含玉此記云含者執璧注故疑用貝為夏禮惟士喪禮貝三實於笄與此合

諸侯使人弔其次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其次如此也

此言諸侯相弔之禮也鄭國有喪諸侯使人先行弔禮次含次襚次賵次臨四者皆於同日而畢事但其次序則如此也案孔疏含襚於死者為切故在賵之先君事既畢臣行私禮故臨在後

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為士比殯不舉樂

此言君於卿大夫士問疾哀死之等也君之於臣如一體而恩禮之隆殺不同卿大夫有疾君問之無定

數士惟壹問之如或疾而死於卿大夫自始死及葬不食肉及卒哭不舉樂於士惟自始死及殯不舉樂也孔氏疏曰喪大記君於大夫疾三問之此無算謂有師保恩舊之親或三問謂君自行無算謂遣使也

升正柩諸侯執紼五百人四紼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大夫之喪其升正柩也執引者三百人執鐸者左右各四人御柩以茅

此言君大夫之葬禮也紼引柩之索廟中曰紼在塗

曰引枚形如箸兩端有小繩銜於口而繫之頸後䒗形如蓋以羽為之喪禮柩將行朝於祖廟升自西階用輁軸而正柩於兩楹之間諸侯則執紼者五百人柩凡四紼執者皆銜枚以止衆譁司馬執鐸夾柩而行左八人右八人以儆衆聽匠人執羽葆於柩前因道塗有低昂傾虧而用羽葆為抑揚左右之節以示衆知大夫之喪其升柩於車而正之也執引者則三百人執鐸者則左右各四人御柩則以白茅為麾方

氏愨曰大夫殺禮於諸侯故以茅取其色白宜於凶禮且以表哀素之心也

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為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

此言奢儉失禮之事也鏤簋朱紘見禮器旅樹反坫見郊特牲孔子曰大夫之奢無若管仲者彼則鏤簋而朱紘旅有樹而反有坫刻山於節畫藻於梲雖賢

大夫也而已難乎為上也大夫之儉又無若晏平仲者彼則祀其先人不以少牢而以豚豚之小至併兩肩而猶不足以揜豆雖賢大夫也而已難乎為下也惟君子為能循禮是故上不至於僭上下不至於偪下蓋禮所以辨上下而惟其稱奢固失之過儉亦未為得也

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

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他如奔喪禮然

此言諸侯夫人奔父母喪之節也嫁女為父母期此云三年以本親言也闈門宮中往來之門側階東房之階也內外之辨禮所最嚴故婦人非遭父母三年之喪不得踰越封疆而弔如其為三年之喪君夫人始可以歸夫人其歸也則用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亦若待諸侯然夫人至入自旁門升自房階主國之君則在阼階其他哭踴髽麻之類皆如奔喪之禮然

服雖殺而哀不殺也案夫人有從夫之義弔者禮視諸侯待之者禮亦視諸侯但不得竟以為賓故入與升既不由正門正階并主在阼階之上亦不降迎也

嫂不撫叔叔不撫嫂

此言遠嫌之禮也撫死而撫其尸也大斂之後嫂不撫叔叔不撫嫂盖即生不通問死不制服之意

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

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

此言君子當勤學而盡職也為學之君子常慮其學之不成於是乎有三患蓋弗聞則無由而知故未之聞患弗得聞也弗學則無由而能故既聞之患弗得學也不行則無由而至故既學之患弗能行也為政之君子又常慮其職之不稱於是乎有五恥蓋居其

位無其言則為尸位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則為空言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則棄其前功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則是不能安集君子恥之衆寡均於彼而彼之功乃倍焉則是不能勸率君子恥之此皆以為已而非為人故進德脩業惟日不足也

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

此言凶年殺禮之制也周禮校人六馬曰種曰戎曰齊曰道曰田曰駑駑馬其最下者下牲如常祭用太

牢者降少牢用少牢者降特牲用特牲者降特豚之類天災流行不可不示貶損孔子嘗曰人君如遇凶年則所乘之馬宜於六馬之中而用其駑者祭祀之牲宜較常用者下一等焉案王制凡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與此異豈彼為制國用之常而此乃救荒之禮與一說下牲猶用其本牲之下者

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

此言士喪禮之所由存也恤由疑公之族屬嘗為士者士喪禮今載儀禮士喪禮之廢其來久矣魯有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鄭氏注曰時人轉而僭上士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

弛文武之道也

此言蜡祭息民之義也蜡索也歲終物成凡百物之神有功於人者皆索而祭之也張謂張弦弛謂落弦文武文王武王也昔子貢觀於蜡祭而飲孔子問之曰賜也其樂乎對曰燕飲貴有禮儀今蜡而醉者至於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之所在也子曰此葢百日之蜡久勞而方息一日之澤暫飲而為歡非爾所及知也夫人君治民猶射者之調弓弓之為

器久張而弗弛則絶其力故勞者不息而神僡文武有所弗能也久弛而弗張則失其體故息者不勞而志溠文武有所弗為也惟一張一弛而勞息以時斯文武得中之道也

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

此言魯失禮所由也周正月夏十一月日至冬至也有事上帝謂郊祭周七月夏五月日至夏至也有事

於祖謂禘祭魯大夫孟獻子曰正月日至既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即可以有事於祖盖敬天尊祖之道宜於二至之日行之故魯之禘本用周之六月其七月而禘則孟獻子為之也吳氏澄曰魯之郊上帝亦但郊於建寅之月禘則建巳之月獻子二言皆非魯之郊禘本非禮獻子欲移其祭月則失禮愈甚矣

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

此亦言魯失禮所由也諸侯夫人宜為天子所命其不命於天子者則自魯昭公取於吳因不告而不命始也孔氏疏曰玉藻注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亦命其妻此云諸侯夫人為天子所命者或是王后無畿外之事故也案玉藻君命屈狄專以君言則所謂后夫人命其妻意亦承君命而命之與

外宗為君夫人猶內宗也

此言外宗為君夫人服之禮也外宗謂君之姑姊妹

之女內宗五屬之女也同姓者為內宗外適者為外宗內宗既為君服斬衰為夫人服齊衰而不敢以其戚戚君則外宗亦不可以其戚戚君故其為君夫人服斬衰齊衰猶內宗也案此外宗當專指姑姊妹之女之在國中者故稱君夫人若在他國則稱諸侯矣鄭注外宗兼指舅之女及從母孔疏謂諸侯不內取舅女及從母不得在國中卿大夫不外取若舅女從母元在他國亦不得來嫁與己國卿大夫為妻也

廏焚孔子拜鄉人為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

此言孔子遇災之禮也昔孔子之廏被焚拜謝鄉人之為火而來慰問者其拜之數士則壹大夫則再亦待相弔者之道然也案廏焚一事於鄉黨所記見聖人之仁於雜記又見聖人之禮禮所以必拜者為其來弔已宗伯職以弔禮哀禍災是也

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遊

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為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為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

此言家臣反服之始也孔子曰管仲嘗遇盜簡取二人焉用之而升以為公家之臣且為之解曰其所以為盜為其所與交遊者邪僻也實則本是堪可之人也其後管仲死桓公使二人為之服夫仕於大夫者更升於公而為之服也自管仲始也以其有君命焉爾也案禮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故曰自管仲始陸

氏佃曰其爲盜以其所與遊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世衰道微君不能教始服其師君不能舉而爲所舉者有服矣

過而舉君之諱則起與君之諱同則稱字

此言臣爲君諱之禮也或失誤而舉君之諱則當起立以示不安而改變之意諸臣之名有與君同諱者則稱其字皆敬之至也

内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

此言人臣遇亂之義也人臣事君或遇同僚之中有異謀者是為内亂力能討則討之不能則謹守畏避而不干預焉若遇鄰國來攻夷狄侵擾而為外患則弗得逃避當力捍以死義也黄氏乾行曰内亂不與以力所不能討者言如慶父主兵當國季子出奔是也若周公誅其兄石碏殺其子則力所能討者大義滅親何況同僚

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

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

此言圭藻之制也贊大行者古禮書之名蓋贊大行人之職者也剡殺也畫采曰藻以韋衣板而畫朱白蒼三色為六行以藉玉也諸侯始封皆受命圭於天子而其職則掌於大行人故贊大行人之篇有曰圭制之長五等諸侯各視其命數以為寸數公則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圭之博三寸圭與璧之厚皆半寸剡削上左右角各寸半其為玉也藉之以藻而用

朱白蒼之三采畫爲六等案采別二就三采則六等也藻或作繅冕織絲爲之圭繅亦然盖玉與韋不相附故以五采之絲藉之而因屈繅以爲質垂繅以爲文也

哀公問子羔曰子之食奚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

此言子羔食祿之始也自文至哀凡七君哀公嘗問子羔曰子之先人始仕食祿果當何君之時對曰是爲文公時之下執事也案旣問其先人即不當云子

之食或謂有脫簡者近之

成廟則釁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羊宗人祝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衈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反命于君曰釁某廟事畢反命于寢君南鄉于門內朝服既反命乃退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

交神明之道也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

此言釁廟之禮而因及於釁器也釁以牲血塗其釁也雍人廚宰之官爵弁士服也純衣謂絲衣則玄衣纁裳也碑麗牲之碑也夾室謂東西廂也衈者未殺牲之時先滅耳旁毛以薦之耳聽聲者告神欲其聽之也有司即宰夫祝宗人也周制王宮六寢路寢一小寢五考落成也謂與賓客燕會以酒食澆落之有名之器若尊彝之屬豭豚牡豚也凡初成廟必殺牲

取血以塗其釁其釁之禮有祝與宗人宰夫雍人皆服爵弁玄衣纁裳雍人拭羊以致其潔宗人與祝祝之宰夫北面立於碑南東上其餘執事者以次而西雍人乃抗舉其羊而升屋自於東西之中既升遂當屋之中而南面割羊使其血流於前乃降又釁廟門及東西之夾室則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雞亦升屋而割之當未刲羊割雞之時各於屋下先滅耳旁之毛以薦神衈畢而割雞以釁門則當門屋之中央夾

室則當夾室之中室有司在夾室皆鄉夾室而立在門則有司當門北面而立及既事宗人告事畢於攝主之宰夫衆有司乃皆退宗人因反命於君曰釁某廟事畢維時君在路寢南面立於門内朝服而受之既反命而宗人乃退若路寢為治事之所於其初成但考之以示歡樂而不行塗釁之禮盖釁屋者以其為神之所棲乃所以交於神明之道也凡宗廟之器雖用以事神然不能概釁唯其有名者成則釁之以

豭豚盖路寢爲生人所居既不可以神之器之不名者又不足以神之故皆不釁也

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于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

此言諸侯出妻之禮也器皿謂嫁時所齎者如或諸

侯而出有罪之夫人自夫人在道以至於其國猶以夫人之禮行既至而以夫人入則將命者曰寡君不敏不能復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以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於納采時辭以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使者於是使有司之官陳諸器皿以還主國主國之有司亦官為受之凡以見付受之如法也案諸侯因夫人有罪不得已而出之則以義斷恩之時矣然觀其未致命而義弗絶致命而辭必

謙不惟合以禮出亦有禮焉所以無傷於二國之好也

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使某也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亦皆稱之

此言卿大夫以下出妻之禮也誅猶罰也兄謂夫之

兄若卿以下之妻出則夫使人致辭曰某不敏不能
復從而共粢盛使某也敢以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
之子旣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於是使者
退主人爲拜而送之凡出妻必由尊者之命如舅在
則稱舅舅沒則稱兄幷無兄則稱夫主人之辭曰某
之子不肖如爲姑姊妹辭亦皆稱之案不云舅沒則
稱母者婦人之名不外接於人也
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

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飱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

此言少施氏之知禮也少施氏魯惠公子施父之後飱以飲澆飯也禮始諸飲食君子惡無禮者故孔子有曰吾嘗食於少施氏而飽爲少施氏食我以禮之故當我之始食而祭主人起而辭謝曰粗疏之食不足以當祭禮也及食竟而飱又起而辭謝曰粗疏之食也不敢強食以傷吾子其禮意周至有如此者案

此當與食於季氏互觀之聖人時措之宜雖小可見

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

此言納幣之禮也納幣即昏禮納徵夫婦為人倫之始而納幣又夫婦之始蓋幣以一束為定制束凡五兩兩者每一匹從兩端而卷至中計五匹得五箇兩卷是一束有五兩也兩凡五尋尋為八尺計五尋得四十尺是一兩有五尋也案周禮媒氏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兩亦謂之匹者鄭氏注曰猶匹

偶之云與

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於堂下西面北上是見已見諸父各就其寢

此言婦見舅姑及旁尊以下之禮也諸父謂夫之伯父叔父婦來之明日見於舅姑則夫之兄弟姑姊妹皆立於舅姑之堂下東邊西面以北為上婦南入而過其前是即見已而不復特見之若見諸父則各詣於其寢而禮較隆也鄭注曰婦來為供養也其見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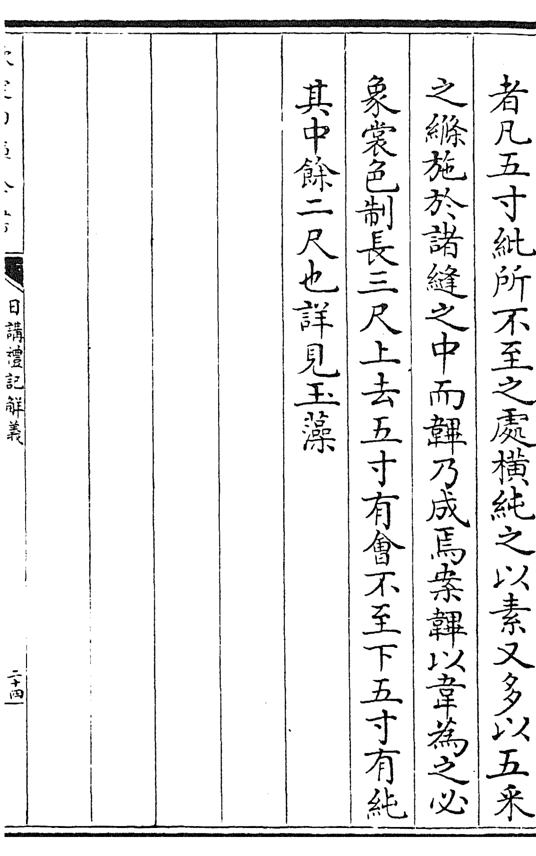
於尊者

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筓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鬈首

此言女子加筓之禮也女子雖未許嫁年至二十則亦為成人而可以筓矣其以醴禮之使婦人執其禮尋常燕居則分髮為鬌紒以無事故不筓也案孔疏女子十五許嫁則主婦為之著筓女賓禮之今未許嫁故使婦人禮之不備儀也或曰此婦人正謂主婦女賓雖未許嫁必以禮為之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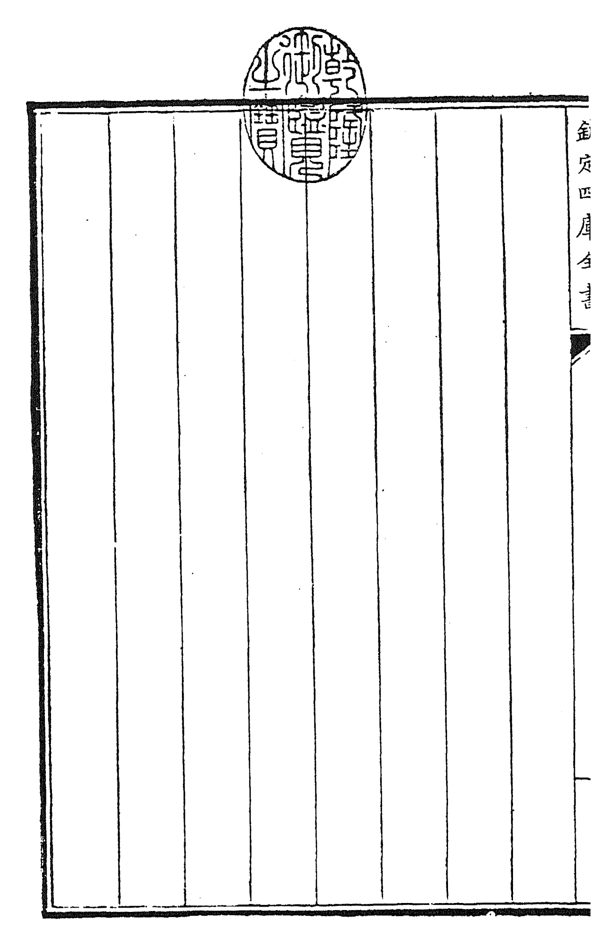
韠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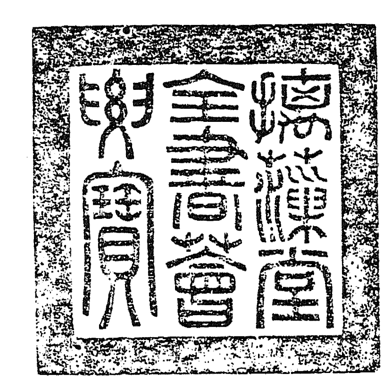
此言韠之制也韠韍也上緣曰會即韠之頸也以其在兩肩之中總會之處故謂之會旁緣曰紕爵韋雀色之皮也下緣曰純素生帛也紃絛也服之有韠所以蔽前其制則長三尺而與紳齊下廣二尺而與裳稱上廣一尺而可以上接革帶上緣之會去韠上畔五寸旁緣之紕用爵韋而其廣六寸不至韠之下畔


者凡五寸紕所不至之處横純之以素又多以五采之緣施於諸縫之中而韠乃成焉案韠以韋爲之必象裳色制長三尺上去五寸有會不至下五寸有純其中餘二尺也詳見玉藻

日講禮記解義卷四十六

謹案卷四十五第十二頁前五行當袒刊本袒訛
祖今改
卷四十六第十八頁前八行豭豚牡豚也刊本豭
訛睱今改


欽定四庫全書



覆校官編修臣方煒

校對官庶吉士臣邱庭澄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録監生臣康偉

謄録監生臣馬嗣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四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三百四十五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四十七

喪大記

此篇所記皆喪禮之大者非若小記僅解喪服傳中曲折而已故以喪大記名篇徐氏師曾曰儀禮止有士喪禮此篇則自天子而下皆有之可補其闕

疾病外內皆埽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絶

氣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
此言謹終之禮也病疾之甚也縣樂器室有南牖無
北牖鄭注牖或為墉案儀禮既夕記正作墉𢊁去也
體手足也纊新綿也人至疾困而病則外庭內室皆
洒埽以致其潔君與大夫徹去樂縣士去琴瑟寢東
首而居北牖之下𢊁牀而置於地以初生在地冀其
氣反而得生也徹其褻衣加以新衣病者不能自屈
伸手足四體各有一人持之男女首改服屬纊於口

鼻以俟絶氣當此之際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惡其相褻也案外內皆埽者乃致潔以謹其變男女改服亦養者皆齊之意鄭注為賓客將來問病恐非是持體者若欲持而留之鄭注新綿易動揺置口鼻之上以為候候占也候其生非候其死也黄氏乾行曰絶氣以上生者愛親之至情男子以下死者謹終之正道也

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

於下室遷尸于寢士士之妻皆死於寢

此言貴賤之死必各以正也諸侯與夫人皆有路寢餘為小寢大夫通上大夫卿中下大夫而言卿妻謂之内子大夫妻皆謂之命婦此云世婦者世婦乃國君次婦其秩等故得通稱也卿大夫與其妻有適寢其燕寢為下室士與其妻之寢謂之適室國君與夫人其卒必於路寢大夫與世婦其卒必於適寢卿之妻内子未受命者則死於下室而後遷尸於寢士與

其妻皆死於寢以賤而無所嫌故也案春秋成公薨於路寢道也僖公薨於小寢譏即安也卿大夫之正妻已命稱世婦未命但稱内子

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小臣復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頳世婦以襢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捲衣投于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

此類言復禮也虞人主林麓之官階梯也狄人樂吏

之賤者小臣近臣也卷衮冕上公之服屈狄子男夫人之服玄赬玄衣赤裳也世婦大夫妻襢衣周禮作展榮屋翼也中屋當屋之中也履危立於高峻之處謂棟上也人始死而望其重生故有招魂復魄之禮如死者貴封内有林麓則虞人為之設階以其能取材於林麓也官卑而無林麓則狄人為之設階階亦簨虡之類也君使小臣復小臣是君所親近冀君魂神來依之復者必衣朝服以致敬其所持皆以死者

之𢧐服如上公之君以卷循其等而下之即侯伯子男可知子男夫人以屈狄循其等而上之即公侯伯夫人可知大夫則以玄頳世婦則以襢衣士則以爵弁士妻則以稅衣皆升自屋之東榮中屋而履高危之處北面徧向上下中三號號畢捲衣以投於前司服篋受之復者乃降自西北榮葢死者固不可以復生而孝子則務求其生聖人惟因人心有所大不忍者故為此禮孔氏疏曰六冕則以衣名冠諸侯爵弁

則以冠名衣今言爵弁但用其衣不用其弁也北面

求陰之義前謂陽生之道初復是求生故升東榮而

上求既不得不忍虛從所求不得之道還故就幽陰

而下也

其為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

轂而復

說見曾子問及雜記上

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婦人復不以袡凡復男子稱名

婦人稱字惟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

此亦言復禮也綷緣衣下曰衻婦人嫁時之盛服復衣本以冀生故不衣尸以襲亦不以之為斂婦人之復不以嫁時所衣之衻凡復之所呼男子稱其名婦人稱其字人當始死事無急於復者惟氣絶即哭為先於復至復之不生而後行一切之死事焉案劉氏敞曰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此於文為駢本但云復衣以衣尸不以斂也以衣尸者即士喪禮以衣衣尸

者也不以斂者即士喪禮浴而去之者也此與注異

始卒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踊

此言哀死之有深淺也主人謂主喪之男子女子也婦人衆婦也人當始死在主喪者哀痛之至則嗚咽不成聲如嬰兒失母而啼兄弟之情稍輕則哭而有聲婦人亦哭凡啼者哭者皆踊案孔疏宗婦亦啼婦人雀踊而此云踊者通自上諸條並踊也或以踊字專屬婦人非是

旣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有司

庶士哭于堂下北面夫人坐於西方内命婦姑姊妹子

姓立於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

此言國君喪之哭位也正尸謂遷於牖下南首子冢

君未即位之稱父兄君之諸父諸兄子姓其衆子若

孫也夫人冢君之妻内命婦宫中之命婦姑姊妹君

之姑姊妹子姓其女若孫也外命婦卿大夫之妻外

宗姑姊妹之女國君始喪旣已正尸則當各就哭位

其世子坐於東方卿大夫及諸父兄與子姓相繼立於東方下至有司庶士則哭於堂下北面其夫人坐於西方内命婦及姑姊妹與女孫相繼立於西方下至卿大夫之外命婦統率異姓姑姊妹之外宗則哭於堂上北面應氏鏞曰男東女西隂陽之大分也喪遽哀廹人雜事叢必先謹男女之辨男主居東之上而内之家長雖母亦在西則示一國一家之有主而内外族姓之尊卑咸有所統矣

大夫之喪主人坐於東方主婦坐於西方其有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於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於西方凡哭尸于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

此言大夫與士喪之哭位也主人主婦謂大夫之適子適婦命夫命婦謂父兄子姓中之命夫姑姊妹子姓中之命婦也若大夫之喪其主人坐於東方主婦坐於西方哭位中有命夫命婦雖名分卑於死者亦

坐無則雖名分尊於死者皆立若士之喪主人及諸父兄與子姓皆坐於東方主婦及姑姊妹與子姓皆坐於西方凡哭尸於室者主人必以二手承衾而哭蓋哀慕而若欲攀援此又君大夫士之所同也孔氏疏曰君與大夫位尊故坐者殊其貴賤士位下故坐者等其尊卑

君之喪未小斂為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斂為君命出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

此言未斂時爲所尊而出之禮也寄公謂鄰國諸侯失國而寄託於我者國賓他國來聘之卿大夫也出出迎也國君之喪主人於未小斂時惟爲寄公與國賓至則出大夫之喪主人於未小斂時惟爲君命及門則出若士之喪主人於大夫來弔唯不當斂時則亦出鄭氏注曰父母始死悲哀非所尊不出也出者

或至庭或至門

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君拜寄公國

賓于位大夫於君命迎於寢門外使者升堂致命主人拜于下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

此言拜迎委曲之儀也徒跣者小斂之時未著喪屨又不可著吉屨故徒跣也扱衽扱深衣之前襟於帶也拊心擊心也降自西階不忍遽當主位也凡主人之出也不屨而徒跣扱襟衽拊心胷而降自西階君拜寄公國賓各於其位大夫於君命迎於寢門之外使者既升堂而致君命主人拜於堂下士於大夫親

弔則與之俱哭而不逆於門外夫所謂拜於位者此時寄公位在門西國賓位在門東主人於庭各向其位而拜也與之哭不逆者士喪賓有大夫則特拜之即位於西階下哭也

夫人為寄公夫人出命婦為夫人之命出士妻不當斂則為命婦出

此言婦人迎賓之節也婦人之尊卑與夫同故其所為出者亦同君之夫人則為寄公之夫人而出大夫

之命婦則為君夫人之命而出士妻不當小斂時則為大夫之命婦而出孔氏疏曰婦人不下堂但出房而拜於堂上也

小斂主人即位于戶內主婦東面乃斂卒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婦人髽帶麻于房中徹帷男女奉尸夷于堂降拜

此言小斂之節也髦幼時翦髮為之成人時垂於兩旁父死脫左母死脫右所謂親沒不髦也夷陳也當

小斂時主人即位於户之内主婦東面而向乃斂既
卒斂主人馮尸而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衣脫髦括
髮用麻婦人亦以麻為髽而帶麻經於西房徹去所
設之帷相者舉尸將出户男女皆扶捧之以陳於堂
主人乃下堂而拜賓鄭氏注曰士既殯說髦此云小
斂蓋諸侯之禮也士之既殯諸侯之小斂於死者俱
三日也
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夫

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氾拜衆賔于堂上

此言小斂拜賔之節也君謂嗣君士有上中下三等每一面三拜旁猶不正也衆賔謂士妻氾拜亦旁三拜也小斂之後嗣君必下堂而拜寄公國賔若大夫士則拜卿大夫也各嚮於其位於士也嚮旁三拜君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若大夫之內子士之妻則特拜命婦而氾拜衆賔於堂上案熊氏以大夫士

屬下拜卿大夫為句孔氏以大夫士屬上為句夫卿大夫士同服斬衰非寄公國賓之為客者比也君安得拜之君不拜卿大夫士則夫人亦不拜大夫內子士妻矣君拜寄公國賓是君禮大夫士拜卿大夫以下是大夫士禮下文夫人及大夫內子士妻亦然當

從熊氏

主人即位襲帶絰踊母之喪卽位而免乃奠弔者襲裘加武帶絰與主人拾踊

此申言小斂之節也帶絰以麻爲之斬衰括髮齊衰免武冠卷也拾踊更迭而踊也主人拜賓之後即阼階下之位掩襲其衣加要帶首絰而踊毋之喪拜畢即位不復括髮而以免服代之乃設小斂之奠弔者掩襲其裘不改冠而加武要帶首絰與主人更迭而踊孔氏疏曰士喪禮先踊乃襲絰此先襲絰乃踊諸侯禮也案弁與冠異制疏謂加素弁於吉冠之武恐非是葢弔者原素冠而無絰至此乃加絰於武鄭注

謂不改冠亦不免熊氏謂有朋友之恩以經加於武連言帶者是也

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官代哭大夫官代哭不縣壺士代哭不以官君堂上二燭下二燭大夫堂上一燭下二燭士堂上一燭下一燭

此言代哭與設燎之禮也木薪木角斛水之斗狄人謂樂吏主挈壺者壺漏水器也雍人主烹飪者具薪及鼎皆恐冬月漏水凍也司馬夏官卿其屬有挈壺

氏代更也古未有蠟燭呼火炬為燭國君之喪未殯固有哭不絶聲者於是虞人出木及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以供漏水之具而司馬親視其縣之乃以漏刻使官分次代哭以節君哀大夫亦有官代哭而不縣壺士則有親屬與家人自相代哭而不以官君之堂上二燭下二燭大夫之堂上一燭下二燭士之堂上一燭下一燭蓋有喪則於中庭終夜設燎至曉滅燎而日光未明故須燭以照祭饌也

賓出徹帷

此言徹帷之次也人始死必設帷於尸前小斂後主人下階拜賓賓出然後徹去其帷鄭氏注曰此君與大夫之禮也士卒斂即徹帷或曰此脫簡當在前文與主人拾踊之下

哭尸于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方諸婦南鄉

此言哭尸之位也小斂陳尸於堂哭於堂上者主人在東方由外而來者在西方諸婦則退居北而南鄉

蓋婦人本在西方今旣有自外而來者故移避之而近北鄉南也若奔喪者未小斂而至則與在家同位應在東方

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外見人不哭

此言接賓之儀也小斂之後婦人迎客送客於敵者皆不下堂若君夫人來弔則下堂至庭稽顙而不哭男子於敵者不出門若有君命則出於寢門之外以

迎賓不哭鄭氏注曰婦人所有事自堂及房男子所
有事自堂及門非其事處而哭猶野哭也
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内其無男主則女主
拜男賓于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為之拜為後者
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為之拜在竟内則俟之在
竟外則殯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主
此言主喪之禮也以衰抱之明其為主也竟謂國境
凡有喪者男主拜男賓女主拜女賓禮也其無女主

則男主從女主之位而拜女賓於寢門之内其無男主則女主從男主之位而拜男賓於阼階之下若其子尚幼則以衰抱之人代為之拜為人後者即為喪主或以事容於外而不在其為有爵之人則辭以攝主無爵而不敢代拜無爵之人則攝主代之至於殯葬有期為後者在境内則俟其還而為主在境外則當殯期即殯當葬期即葬可也惟喪有無後而無無主所以有使人攝及以衰抱幼之禮也案喪有饋奠

之主有賓客之主有主饋奠即主賓客者有主饋奠不主賓客者饋奠惟以親者主之而賓客則視其爵若為後者有爵而在外在家者雖士亦主其饋奠而於賓必辭之所謂士不攝大夫也若在外之為後者無爵而在家者亦無爵則賓客可主在家者有爵則於賓亦當以主不在辭所謂大夫不主士之喪也孔疏於有爵無爵皆指為後不在者言而應氏乃謂有爵無爵係於弔者則於大夫於士有異禮前已言之

矣

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子大夫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內輯之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即位則使人執之子有王命則去杖國君之命則輯杖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於大夫所則杖

此言國君喪之杖節也子者嗣君適庶子之通稱以杖拄地曰杖舉而斂之曰輯寢門殯宮門也次房內

之次也聽卜謂卜葬卜日有事於尸虞與卒哭及祔祭也國君之喪死後三日子與夫人皆當用杖五日既殯則授諸大夫及世婦以杖以親疏為遲速也子與大夫於寢門之外得拄杖而行而於寢門之內輯之夫人與世婦在居喪之次則杖出房即位于堂上則使人執而隨之皆以近尸殯也嗣子有王命至則去杖尊王也有鄰國之君命則輯杖下成君也聽卜及有事於尸則去杖敬卜與尸也大夫在嗣君之所

則輯杖敬嗣君也若與諸大夫同在門外之位則杖以俱是為君不相下也孔氏疏曰子杖通女子在室者若嫁為他國夫人則不杖嫁為卿大夫妻同五日杖也子大夫廬在寢門外得扶杖拄地行以至寢門此大夫與子同者謂大夫特來不與子相隨也若與子相隨子杖則大夫輯子輯則大夫去故下文云大夫於君所輯杖也

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大夫有

君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內子爲夫人之命去杖爲世婦之命授人杖

此言大夫之杖節也室老家臣之長大夫有君命之大夫指主人而言世婦君之世婦也大夫之喪於三日之朝既殯則主人主婦室老皆杖無親疏遠近也大夫有君命之至則去杖尊君也有大夫之命則輯杖下實大夫也內子爲夫人之命去杖同於君也爲世婦之命授人杖以卑於夫人故隨而不去也鄭氏

注曰大夫有君命去杖此指大夫之子也而云大夫者通實大夫有父母之喪也孔氏疏曰大夫之命謂嗣子對彼大夫之使則斂杖自卑下也兩大夫自相對則不去杖經云大夫之喪不舉命婦而舉内子卿妻者互文也欲見卿喪與大夫同

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於君命夫人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

此言士之杖節也世婦大夫妻也士之喪二日而殯

於三日之朝則主人杖婦人皆杖若於君命與君夫人之命則去杖如大夫若於大夫與世婦之命則輯杖授人杖如大夫重輕之禮同也鄭氏注曰士二日而殯下於大夫然死與往日於死者亦得三日也婦人皆杖謂主婦容妾為君女子子在室者

子皆杖不以即位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棄杖者斷而棄之於隱者

此承上而申言杖禮也子謂庶子凡君大夫士之庶

子皆杖但不敢以杖即哭位避適子也大夫士哭殯

於旣塗則拄杖以不見柩也哭柩於旣啟則輯杖以

對柩為尊也至於大祥而棄杖者必斷而棄之於隱

者懼䙝也鄭注曰大夫士之子於父父也尊近哭殯

可以杖天子諸侯之子於父父也君也尊遠杖不入

廟門廟門即殯宮門也

君設大盤造氷焉大夫設夷盤造氷焉士併瓦盤無氷

設牀襢笫有枕含一牀襲一牀遷尸於堂又一牀皆有

枕席君大夫士一也

此言喪事用氷與設牀之制也造猶納也夷盤小於大盤瓦盤又小於夷盤併並也併設之如大盤檀袒也笫簀也喪事之用氷也君設大盤納氷焉大夫設夷盤納氷焉士則併設瓦盤但盛水而無氷氷水在下設牀其上去席袒露牀簀而有枕使寒氣得入以免腐壞凡尸在含設一牀當襲時設一牀遷尸於堂上又設一牀皆有枕席此君大夫與士一也鄭氏注

曰此事皆沐浴之後宜承濡濯棄於坎下札爛脫在此耳孔氏疏曰浴時無席為漏水也設冰無席為通寒氣也含襲遷尸此三節各有牀帷含一時暫徹枕使面平故士喪禮商祝徹枕含竟並有枕含襲及堂皆有席也案禮自仲春之後襲衣小斂先納冰盤中乃設牀於上不施席而遷尸秋凉而止士不用冰然士喪禮云士有冰用夷盤可也蓋夏月而君賜之則亦得用之矣

始死遷尸于牀幠用斂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

此言初死之節也牀謂所設牀笫當牖者幠覆復衾被楔拄也用角為柶長六寸屈兩頭以拄齒綴拘也人當始死既生氣不復因由地而遷尸於牀先時徹褻衣加新衣以死至是則覆以大斂之衾而去此死時之新衣及復衣以俟沐浴尸當飯含故小臣楔齒用角柶尸當著屨故綴足令直用燕几此自君至大夫

與士一也孔氏疏曰恐足辟戾亦使小臣側几於足令几脚南出綴拘尸足兩邊令直既夕禮綴足用燕几校在南御者坐持是也

管人汲不説繘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枓浴用巾挋用浴衣如它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于坎其母之喪則内御者抗衾而浴

此言浴尸之節也管人主館舍者繘汲水瓶索也抗

皐也枓杓也挋拭也坎者甸人於階間取土爲竈所掘坎也內御者婦人也死者將浴則管人汲水以供事不暇解脫其繘而縈屈以執之從西階升盡等而不升堂以水授御者御者入浴尸於戶內小臣四人舉所幠之斂衾以蔽尸御者二人以水浴盛此浴水則用盆酌此沃水則用枓蘸水以去垢則用精葛之巾拭尸而使乾則用生時之浴衣仍如他日浴竟小臣爲鬋其足爪以浴之餘水棄於坎若其母喪則內

御者抗衾而浴蓋以内外宜别故用人獨有不同餘事悉如前也

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于堂上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甸人為垼于西墻下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煮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乃沐沐用瓦盤挋用巾如它日小臣爪手翦須濡濯棄于坎

此言沐尸之節也差猶摩也謂摩粱或稷之汁以沐

髮也役土竈也稱正寢為廟神之也須與鬚同濡謂煩撋其髮濯謂不净之汁將沐則管人汲水以授御者御者差摩沐汁於堂上君沐用粱大夫沐用稷士沐亦用粱甸人為土竈於西墻下陶人出重鬲之器管人受沐汁乃煮之令温甸人取復者所徹廟之西北厞為薪以然竈煮沐汁管人授御者沐乃沐沐用瓦盤拭尸用巾仍如他日沐竟小臣翦手爪理治其鬚而以所濡濯汁棄於坎寀君與士同用粱者士卑

不嫌也士喪禮作沐稻說文鬲鼎屬或從瓦曰甂甂是瓦釜即鬵也謂之重鬲者上小下大重疊設之下鬲煑熟則上鬲蒸亦熟矣士喪禮新盆槃瓶廢敦重鬲皆濯又用二鬲於西牆下是鬲與盆盤瓶敦為五物二鬲即重鬲也孔疏謂縣重之罌是瓦瓶非也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者鄭注若云此室不可居故徹之葢將以為殯宮即遷廟易檐之意

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衆

士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算士疏食水飲食之無算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食之無算

此言君喪飲食之節也納財謂有司供納穀米鄭注財謂穀是也一溢鄭云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王肅則云滿手曰溢算數也諸妻御妾也君之喪子與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及其食也子大夫公子衆士食粥日納所食之穀朝唯一溢米莫唯一溢米以困病不能頓食隨意食少許而無算士疏食水飲

食之無算夫人及世婦諸妻亦皆疏食水飲食之無算案記言衆士食粥此朝廷之士又言士疏食此縣都疏遠之士孔氏疏曰士賤病輕故疏食水飲夫人世婦諸妻皆婦人質弱恐食粥傷性故亦疏食水飲也

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衆士疏食水飲妻妾疏食水飲士亦如之

此言大夫士喪飲食之節也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

孫於三日後皆食粥衆士則疏食水飲妻妾亦疏食水飲士之喪亦如之鄭氏注曰室老其貴臣也衆士所謂衆臣士亦如之如其子食粥妻妾疏食水飲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食粥於盛不盥食於籩者盥食菜以醯醬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

此言居喪飲食之禮也盛謂杯杅之屬籩竹筥也

既葬而哀殺則主人疏食水飲不復用一溢米但不得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其禮一也練而後食菜果祥而後食肉其食粥於盛歠之以口則不須盥飯於簋取之以手則盥凡食菜惟用醯醬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不敢遽御醇厚之味也案始食肉始飲酒謂祥後然閒傳曰父母之喪大祥有醯醬禫而飲醴酒疏謂二文不同蓋記者所聞之異

期之喪三不食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飲酒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為母為妻九月之喪食飲猶期之喪也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

此言期與大功飲食之節也三不食謂三次不食是一日不食也正服期則二日不食期之喪於當食之時三不食食唯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三月既葬則食肉飲酒如常然亦有期至終喪而不食肉不飲酒者如父在子為母夫為妻是已九月大功之喪其食飲

猶期喪之節也食肉飲酒於旣葬之後但不與人娛樂之吳氏澄曰上言期之喪謂不杖期下言父在為母為妻謂杖期故不同也

五月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食可也比葬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

此言小功緦麻飲食之節也世母伯母也小功五月緦麻三月之喪或壹不食再不食依喪之輕重為節可也比葬則食肉飲酒如常但不與人娛樂之其叔

母世母故主宗子亦皆食肉飲酒以義服恩輕故也

案鄭注云故主謂舊君也言故主者關大夫及君也

孔疏云壹不食謂緦麻再不食謂小功并言之容殤

降之緦麻再不食義服小功壹不食也

不能食粥羮之以菜可也有疾食肉飲酒可也五十不

成喪七十唯衰麻在身

此言居喪之權制也居喪而性不能食粥爲羮之以

菜可也有疾雖食肉飲酒可也五十則不能備喪禮

七十唯衰麻在身餘皆畧矣鄭氏注曰成猶備也所不能備謂不致毁不散送之屬也七十居處飲食與吉時同

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粱肉若有酒醴則辭

此言葬後尊者賜食之禮也人子當既葬之後若君食之則從而食之即大夫及與父同志之友食之則亦從而食之矣食之不辟粱肉若有酒醴焉則辭葢

既葬止應疏食水飲特以粱肉為尊者之賜故勉食之至酒醴足以變乎顏色則仍辭而不飲也

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席

此言斂時之禮有不同也簟細葦席也小斂之時尸未飾則陳於戶內大斂之時尸既飾則陳於阼階而斂之布席於牀則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席案士喪小斂布席戶內下莞上簟大斂布席如初是

席皆有莞惟大夫辟君上席以蒲士卑不嫌故得與君同用簟也

小歛布絞縮者一横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衣十有九稱君陳衣于序東大夫士陳衣于房中皆西領北上絞紟不在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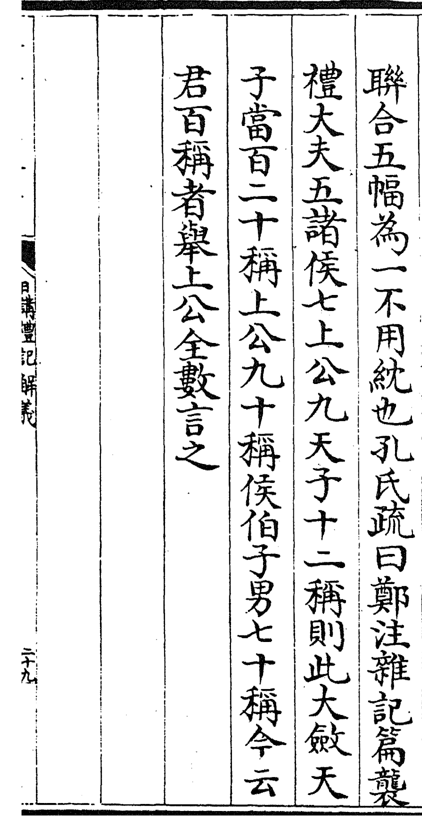
此言小歛衣衾之屬也絞束尸布也縮直也衾大被也衣裳單複具曰稱序兩楹之間紟單被也小歛以布絞縮者一幅横者三幅爲結束之用絞之上君用

錦衾大夫用縞衾士用緇衾皆各一衾所裹之衣爲數共十有九稱君以在外爲尊故陳衣於序東臣以在内爲卑故大夫士陳衣於房中皆西其領而北上絞以束尸紟在絞下以舉尸則不在十九數之列夫衣必有十九稱者䟽謂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人既終故以天地終數斂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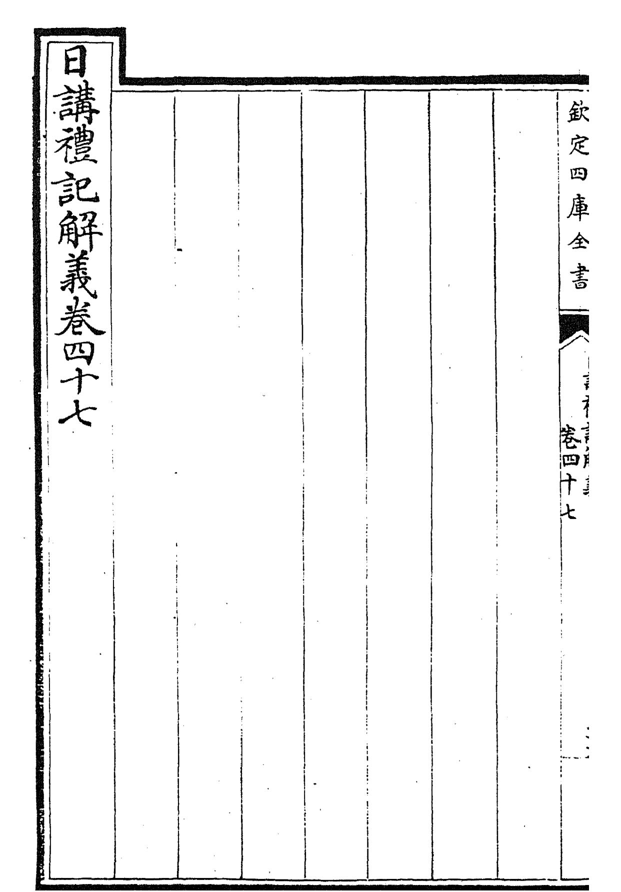
大斂布絞縮者三横者五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陳衣於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于序東五十稱西

領南上士陳衣于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絞紟如朝服絞一幅為三不辟紟五幅無紞

此言大斂衣衾之屬也辟讀曰擘無紞謂被頭不用組紐之類為識別也大斂以布絞縮者三幅横者五幅為結束之用絞之上以布為紟凡二衾此君大夫與士一也所不同者君以在中為尊故陳衣於庭多至百稱北其領而西上臣以在旁為卑故大夫陳衣於序東減為五十稱西其領而南上士亦陳衣於序



東減爲三十稱西其領而南上絞紟皆如朝服用十五升之布絞則一幅裂其端爲三而中不擘裂紟則聯合五幅爲一不用紞也孔氏疏曰鄭注雜記篇襲禮大夫五諸侯七上公九天子十二稱則此大斂天子當百二十稱上公九十稱侯伯子男七十稱今云君百稱者舉上公全數言之



日講禮記解義卷四十七